
鄭傑光先生訪問紀錄

訪問：陳儀深*

記錄：林東璟**

時間：2017年3月30日，13：30-15：10

2017年7月13日，11：00-13：00

地點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會客室

鄭傑光，1948年生，福建長樂首占村義房用賢公派下十九世「中」字輩裔孫，隨父母來臺住在高雄縣阿蓮鄉（現為高雄市阿蓮區）。政戰學校畢業後，先在陸軍六十九師服役，歷任排長、營輔導長，接著到陸軍專科學校任教。1979年就讀王昇創辦的心戰研究班（心廬），結業後在軍方的光華廣播電臺擔任新聞組副組長、馬祖廣播電臺臺長。返臺後，於藝工總隊任職，並在時報、黨外雜誌撰寫文章。1985年遭到逮捕，被以「構造謠言」等「罪」判刑。1987年出獄，在雜誌社、報社擔任特約撰述、編譯、主筆等職務。2001年取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，2008年獲得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學位。著譯有《八二三臺海戰役研究》（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）、《1949金門戰役研究》（廈門大學歷史系博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、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第四屆理事長

*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約聘助理、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員

士論文)、《大英(美)百科全書》中國現代軍事史之部、《方東美先生全集》(整理)、《八二三臺海戰役文獻輯錄》、《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》等多部。目前正在撰寫《十年滄桑 1945 簡吉與臺灣紅色武裝革命》、《台灣第一號情報員、毛澤東的機要秘書沈之岳傳》、《白色恐怖二號元兇 葉翔之傳》、《筆劍爭鋒二二八事件、白色恐怖小史》等書。

家庭背景

(一) 軍人父親

我 1948 年在上海出生，父親鄭成祺(譜名允存，字銘官)是福建省長樂縣首占村人，隨祖父搬至福州，十三歲報考馬尾海軍學校(八四年制)，畢業後在海軍永豐艦服役。對日抗戰期間，父親有感於閩(福建)系海軍官兵備受打壓，無法發揮所長，他知道自己是在馬尾海軍學校出身，如果繼續待在海軍，哪一天「被失蹤」了都很正常，於是離開海軍，轉任空軍地勤工作。

抗日戰爭初期，國軍跟共產黨新四軍合作，父親的佈雷隊在湘(湖南)、鄂(湖北)、贛(山西)等省分跟日軍打仗，初期日軍獲勝的戰役比較多，國軍和共軍在不同省分轉進，一山逃過一山，日子過得很辛苦，旋率士兵離隊進入空軍部隊。原本海軍總司令是閩系的陳紹寬，為人正直，戰後被蔣介石拔除總司令一職，改由陳誠接任，後來由與海軍毫無淵源的桂永清擔任總司令。¹

1 桂永清於 1946 年擔任海軍副總司令，並兼代總司令，1948 年 8 月至

1949年5月，國軍上海保衛戰失利，父親隨部隊撤退來臺灣。8月17日，人民解放軍進入福州，對岸稱為「福州解放」。就在「解放」前幾天，母親帶著我和大哥從福建逃來臺灣，住在高雄縣阿蓮鄉（現為高雄市阿蓮區），位於大崗山附近。日本統治時期，大崗山機場是神風特攻隊所駐紮的機場，日軍投降後，留下了油料庫等設施，父親就在空軍基地的辦公室上班。並請青年軍軍官劉氏教我《古文觀止》、《史記》……等。

（二）岡山的童年歲月

我們家在阿蓮鄉崗山村（埤仔尾）33號，不是眷村，當地人都住在土角厝裡。附近有個埤塘，後面有座媽祖宮，是個既小又溫暖的農村，我就在這個鄉下地方長大，跟本省籍鄰居玩在一起，常聽耆老講述日本統治時代的抗日故事，也聽過農民組合的歷史。²

我們家的收入主要仰賴父親，除了正職，他還跟同事合夥，公餘就在基地附近的草地上牧羊，大概有一百多隻，大哥和我，小時候還曾經去幫忙趕羊翻山去田寮（月世界）賣羊，由於有牧羊的收入，經濟狀況比一般軍人家庭還要好，岡山地區也以羊肉爐聞名。父親有時還帶著獵槍去山上打獵，獵過山羌、猴子之類的動物；我們常去山上摘瓜果，四季都有水果，包括龍眼、梨

1952年4月擔任海軍總司令，之後轉任總統府參軍長。

2 日本統治時代，彰化二林、臺中大甲、雲林虎尾、高雄鳳山等地皆有農民組合，1926年，高雄人簡吉號召成立臺灣農民組合，總部設於鳳山，各地農民組合成臺灣農民組合的支部，以演講、座談會、陳情、抗議等方式，喚起農民意識，對抗地主及商社對農民的剝削，爭取農民權益。

子、梅子等；山上還有蓮峰寺、超峰寺等寺廟，宗教活動很興旺，是一個兼具自然與人文歷史的好地方，大崗山真是一座寶山。我時常想回去探望兒時玩伴鄭東福、鄭雲祥、鄭真珠（為鄭王石井鄭族裔）、邱茂村、林顯榮、陳定雄、曾成男……。

我小學就讀阿蓮國小，每天打赤腳，帶著飯包，跟同學一起走路上學，大概要花一個鐘頭才到學校，有時會搭鄰居阿伯的牛車，省下一點點時間。初中和高中就讀省立岡山中學，這時家裡經濟比較好一點，騎腳踏車上學。

由於我跟高雄的小孩一起長大，所以能說一口流利的閩南語，甚至腔調還有點臺灣國語。許多同學的父親都在空軍服務，譬如空軍官校校長陳御風（子陳德清，美國 IBM 經理）、空軍通訊電子學校余校長（子余鐘廉，母鄭氏，新加坡華僑，暨南大學畢業）、空軍機械學校校長楊仲安（子楊錦文，雷虎小組）、教官劉廣卿（子劉昌達，前陸軍特業署長，共諜通電署長羅賢哲為其麾下）空軍第二補給處處長、基勤齊大隊長（子齊德立，猶他大學中文老師，我信義會之教友）……等，他們的子弟都是我同學，可是他們都把我當成本省人，因為我不像他們說得一口四川話，在學校我也跟本省同學一掛，外省同學喜歡打籃球，本省同學經常下象棋。

高中畢業，我進入政治作戰學校影劇系 59 年班（十六期），位於復興崗，也就是現在的國防大學政戰學院；崔小萍老師要求同學進行國語正音的訓練，才把我的腔調慢慢調整過來。讀大學那年，我們家從阿蓮鄉搬去岡山鎮，住過貿易十村、大鵬六村等眷村，後來又搬到臺中安康一村。1968 年，我讀大二時，父親從軍中的工作退休。



1968年，鄭傑光與哥哥鄭傑麟攝於政戰學校影劇系系館



1968年，鄭傑光（前排坐者右三）與寫作社宋仰光老師（中著西裝者）師生合影



1970年，畢業公演「碧血黃花」劇照，右二鄭傑光

任教陸軍專科學校

1970年，我從政戰學校畢業後，前往陸軍步兵六十九師報到，歷任戰車營的排長、連輔導長、步兵營的營輔導長。後來考取軍校文史教官，被分發到陸軍專科軍校任教，位於中壢，負責教國父思想、總裁言行、中國近代史…等政治文史課程。當時有個同事黃南東（後來擔任聯勤總部政戰部主任，官拜中將），喜歡敲我竹槓，因為我常在報章雜誌發表文章，有稿費可領，每次文章一發表，他就慫恿我請客，我們就會去石門水庫吃活魚。

有一次，黃南東跟我說：「你小心，有人檢舉你，說你在上課時說老蔣是戰犯。」我一聽不得了！真是胡說八道！他說：「你請一桌飯，我幫你擺平，要不然你就完了。」我說：「要請客

就讀心戰研究班

內人蔣海瓊是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（現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）蔣治平教授的次女。當年蔣經國創辦政工幹校（政戰學校）時，我岳父蔣治平也協助王昇籌辦，王昇就住在我岳父家隔壁，後來王昇擔任過政戰學校校長、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副主任，1975年擔任總政戰部主任，1979年創設「劉少康辦公室」，位於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黎明文化公司大樓（文化大樓），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附近，權傾一時，幾乎是個小內閣，各部會都會滿足劉少康辦公室的需求。

化公（王昇）還在文化大樓創辦心理作戰研究班，代號「心廬」。整棟文化大樓都是總政戰部的財產，一到三樓是青年日報，四樓是軍方的電臺、播音總隊，五、六樓是心廬。在心廬任教的岳父告訴我：「你有點學術底子，不走學術的路，可惜了！化公辦了一個心戰研究班，你要去考。雖然沒有正式學位，但是比什麼研究所的學位都重要。」於是我就成為心廬第五期學生，1979至1981年在心廬受訓，仍然領軍職的薪水。

化公用中國傳統書院的方式經營心廬，雖然沒有學位，但傳授的東西很廣泛，他說：「你們想要請哪位老師來，我負責給你們請到。」於是，臺大哲學系、政治系、歷史系，以及政大東亞所、國關所，還有師大的老師都曾經來心廬上課，師資皆是一流之選，可見得化公影響力真的很大，可以請得動各方神聖。

心戰研究班非常有趣，可以看到最新的《人民日報》、《解放軍報》，還有香港、海外等許多文化、新聞媒材，使我眼界大開，啟發我的學術研究興趣，原來有那麼多歷史故事可以探究。

此外，由於心廬就在信義路上，受訓兩年期間，我們看著對面的中正紀念堂一層層蓋了起來，也算是一段特殊的回憶。³

心廬第五期畢業生舉辦座談會時，化公親自出席，我發言說：「我在陸軍專科學校任教時遭受誣賴，有人打小報告，說我教課時，講蔣總統是頭號戰犯，這個東西對我影響很大，我絕對沒有說過那種話。」化公說：「我們再給你徹底清查一下。」後來羅致達副組長告訴我：「我們能做的，就是根據你這兩年的表現、言行、研究，經過考核，我們給你做一個綜合鑑定，徹查結果鑑定你沒有安全顧慮。」我才放了心。

心廬學員畢業後，在軍中內外都有很好的發展，譬如高我一班的學長郭年昆，後來官拜陸軍中將，擔任總政戰部執行官。心廬學員來自軍方各單位，有些奇才，譬如鄭喜夫，他本來是聯勤財務學校（後改制為國防管理學院）出身，經過心廬的薰陶之後，對歷史產生興趣，後來任職於臺灣省文獻會（現為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），變成臺灣史專家了。因此，我總認為，不管外界對化公的特務工作有什麼批評，化公對於國軍的文化提升有其貢獻，應該予以肯定。

3 中正紀念堂籌建小組於1975年擇定臺北市杭州南路以西、中山南路以東、愛國東路以北、信義路以南之間地段為建堂基地；並將區內林森南路轉入地下，進行整體規劃，並採用楊卓成建築師之設計，於1976年10月31日舉行破土典禮並動工興建，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承建，至1980年4月5日正式對外開放。參閱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cksmh.gov.tw/index.php?code=list&ids=23>

因文賈禍

(一) 任職軍方電臺

1981年我從心廬畢業後，被分發到位於林口的光華廣播電臺總臺擔任新聞組副組長，負責編輯新聞，讓主持人播報，並且對大陸廣播。光華在前線還有兩個電臺：金門臺、馬祖臺，這兩個電臺很重要，等於是兩個眼睛、兩個拳頭，有一些閩南、閩北語的方言廣播。或許是因為我會講福州話的關係，後來我被升為馬祖廣播電臺臺長，到了馬祖才知道國之北疆非常冷，到了冬天，身體還長凍瘡，苦得不得了。有天晚上我去巡視，看見士兵裹著棉被站衛兵，我說：「你怎麼包成這樣？你這樣會被共匪整個綁起來綁到對岸去！」可見得馬祖有多冷！

從陸軍專科學校我被誣指「蔣介石是頭號戰犯」事件開始，我就被點名做記號，若不是王昇給我平反，我是不願意留在軍中的。他給我馬祖廣播電臺臺長這個重要的軍職，讓我覺得還是可以繼續待在軍中發展。

我平常跟民間學者多所接觸，包括政大耿榮水、臺大彭懷恩…等人。當時耿榮水是《時報雜誌》海外版的主編，他邀請我寫一篇〈臺海兩岸軍力對比〉，我認真找了一些資料研讀，寫成文章，發表後反應還不錯，沒想到這篇文章就注定了我遭受白色恐怖對待的源頭。在我前往馬祖上任前，警察到我家裡來，說我寫的文章裡有很多軍事機密，我說：「哪有什麼軍機？那是我研究的成果。兩岸之間的作戰，都是過去發生的史料，海外都找得到這些公開資料，只有島內的人不知道。」警方沒有多為難我就離開了。

到馬祖就任臺長後，國防部保防官三番兩次到馬祖調查我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們有海獅、海豹兩艘潛艇？」我說：「只要你看得懂幾個洋文，閱讀《詹氏海軍年鑑》，包括船艦原本在美國的名稱、官兵多少…等資料通通有。」保防官要我把資料找出來印給他們，我就請假回臺灣，從藏書裡面找出資料給他們，暫時也就沒事了。

（二）筆耕不綴

馬祖電臺臺長兩年任滿之後，我就回臺灣本島，當時郝柏村鼓勵軍官出國進修，我卸任後也有心出國，申請了幾次都被否決，我就知道黑資料還在，不是王昇說我考核沒問題就真的沒問題。

心廬有許多政大國關所老師，當時我對政治學有興趣，許多老師是「同門」，我從馬祖回來時，也曾報考政戰學校政研所碩士班，我同學在學校考核科做事，他說我是第一名，但是永遠不會被錄取。本來我的想法是「回母校讓你好好考核一下」，事實證明他們已經把我當成外人了。經歷諸多挫折，我跟太太說，繼續待在軍中很危險，她認為，我再待五年就可以吃終身俸，「忍耐一下！」現在想想，「忍錯了。」

後來心廬同學告訴我，化公快要離開總政戰部了，「你要趕快想辦法調差，要不然，以後你就動不了，你寫信給化公，他會批的。」他們跟在長官的身邊，消息靈通。我就寫信給化公，希望調到專業科系的單位，在軍中，只要不是政戰科系的就叫做專業科系，因為在其他同僚眼中，影劇系等出身的不是正統的政戰軍官，他們把我們看成是專業科系軍官，化公在離開總政戰部之

前，把我調到藝工總隊。據說，王昇在美國默認自己是蔣經國的接班人，功高震主，1983年，王昇果然被外放到巴拉圭擔任大使，從此失勢。

我到了藝工總隊才發現，那個地方根本不必上班，很多人在外面兼差演戲（如包青天金超群、杜滿生等），每個月領雙餉，你有多大本事，就賺多少薪水，你沒本事，就拿一份薪水。我心想，怎麼會有這種單位？腐敗透頂了！我非常不滿，我們在馬祖前線那麼辛苦，天氣那麼冷，結果回來發現臺北的單位是這個樣子。

我在藝工總隊負責企劃節目供三家電視臺播放，因而結識了朱婉清等媒體人。我的老朋友彭懷恩、耿榮水等人說：「乾脆你到我們這邊來做事好了，反正你們單位又不必上班。」我心想，我也不想待在這種單位，我有做研究、寫文章的能力，在雜誌社兼職寫文章倒是不錯，當然我沒有真的退役，而是「你兼你的差，我兼我的職」。於是我到《時報雜誌》擔任編輯，負責社會版，社長鄭淑敏、董事長余紀忠給了我很好的啓發訓練，令人一生受用。

除了《時報雜誌》，彭懷恩、耿榮水還介紹我在《縱橫》、《薪火》等黨外雜誌寫文章，內容涵蓋軍事密聞、國民黨內幕等內容。也因為幫《縱橫》寫稿，訪問張旭成談臺灣前途，覺得他才氣縱橫，是個不簡單的人物。

當年我的思想還沒轉變，曾經跟《蓬萊島》總編輯李逸洋打筆戰，他跟社長陳水扁站在同一邊。1984年，《蓬萊島》刊登一篇文章，指稱馮滬祥的博士論文《新馬克思主義批判》「以翻譯代替著作」，馮滬祥控告該雜誌誹謗。我在金門結識馮滬祥夫人

蕭毅虹，她也是一位作家。我們有朋友前往美國查證，馮滬祥兩年就拿到波士頓大學哲學博士，跟蕭毅虹在美國生了一對雙胞胎，既拿學位、又生小孩，才氣驚人，很厲害，我們查不到馮滬祥抄襲的證據。當時黨外也有多位學者為《蓬萊島》案查證資料和辯護，雙方精銳盡出。李逸洋是碩士，用本名發表文章，我只是帶著面具的小卒，用筆名寫文章，沒想到將來有一天李逸洋會成為內政部長，我只是個讀書人，不曾想過當什麼官。

1985年，消息來源跟我透露軍事會議裡面的事情，我就寫了一篇〈軍事會議秘聞〉登在《民主政治周刊》上，內容提到，軍事會議在臺北一處隱密的基地舉行，國軍進入二十四小時戰備狀態，一分鐘待命班全副武裝，準備在命令下達後一分鐘內作戰；海軍軍艦卸下槍衣、砲衣，日夜巡弋，保持隨時可以作戰的準備；空軍戰鬥機在跑道，開著引擎，三分鐘內即能起飛迎敵，海軍不時在臺海四周巡弋，當參謀總長郝柏村從軍事會議走出來的時候，兩百公尺外就有人喊：「立正！」並且跑過去跟他報告，內容栩栩如生，彷彿我就在現場一樣。

（二）被捕經過

文章發表以後，有一天，藝工總隊保防官找我，說國防部長官召見，我問：「哪個長官？」他說：「你去了就知道。」我心想應該是郝柏村召見我，他是參謀總長，權力鼎盛，大事不妙，我趕緊打電話給太太蔣海瓊，請她馬上把資料處理掉。藝工總隊總隊長也陪著我們，才剛出營區大門，前後各有一輛憲兵車夾著我們，押車往我家的方向走。

我家在新莊中正路，輔仁大學附近，帶隊的是介壽館保防指

導組副組長譚學禮，他曾經是戴笠的特工，穿中山裝，臉部肌膚像風乾橘子皮一樣，我印象很深。他要進入我家搜索，我說：「搜索票呢？」他說：「要什麼搜索票？搜！」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。我只好說：「不要把我的書搞亂，這是我花很大力氣買來的，而且分門別類弄得好好的。」他們就在我家搜索，還跟我東拉西扯聊天，說他們怎麼破獲匪諜案云云，我覺得奇怪，跟我扯這些話題做什麼？

他們從早上十點搜索到下午一點，中午我女兒從幼稚園放學回來，她問：「爸爸，這些兵在家裡幹什麼？」我說：「爸爸帶他們回來玩。」太太說：「你不要騙小孩子，現在路上，還有水塔那邊都有兵，到處東搜西搜，好像在找什麼東西。」我說：「沒有事！沒有事！我也不知道他們在找些什麼東西。」

最後，他們搜出兩本我在光華電臺任內從軍中借回來的書，要我在扣押證明書上簽字，上面寫「妨害軍機」，這可是很嚴重的罪名，可判刑七年以上，大事不好！簽完字，帶隊的譚學禮要我跟他走，我說：「拘捕令呢？抓人總要有個條子吧！」他說：「要什麼拘捕令啊！走！」我大喊：「非法拘捕！非法搜索！」他說：「我們都是這麼幹的！」我這才知道他們那些人都是這樣辦事的。1985年5月20日，我被非法逮捕。

上車前，我跟總隊長周蓉生（被派來整頓藝工總隊，後升為總政戰部執行官）說，讓我打電話給單位請個假，譚學禮說：「請什麼假！」我那時不曉得厲害，哪曉得此行有去無回。總隊長說：「你就跟他們去吧！」上了車，他們把我的眼睛蒙起來，在街上東繞西繞，我感覺到車子快停的時候，就偷偷把眼罩弄開一點，瞄一下外面，看到「興德山莊」字樣，心想：這是什麼地

方？可能是保防處之類的，後來才知道，那裡是人人聞之色變的軍安總隊，⁴位於景美、木柵一帶。

（三）偵訊經歷

審問我的人都是一些小老弟，「學長，我們跟蹤你跟到鞋子都破了。你就寫自白，說你寫了什麼內容，在哪裡發表。」寫了以後，他們就展開審問：「你有看到郝先生從會場裡出來嗎？」我說：「沒有，我是聽人家講的。」「聽誰講的？」「這我不好告訴你。」

後來，保防處的副總隊長來看我，我表明希望見我岳父，他知道我岳父是特工老前輩，但現在偵察中不方便。我跟他說，我在黨外雜誌寫的每一篇文章，都事先給岳父看過，他認為沒有問題。然而副總隊長說：「這個事情我這裡還辦不了。」

到了我被拘留的第三天，保防官來給我上銬，把我帶到景美看守所，這時才給我看拘票，我說：「你們這才合法嘛！」看守所所長讓我住將官房，入口還有將官帽，關了四個人，有我、一名下士，還有兩名高階軍官，一位是軍醫署署長周辛南少將，另一位是軍醫署政戰部主任雷慶勳上校，他是政戰學校出身，高我十二期的學長，被人整肅，關在這裡，是跟軍醫獎金分配運用有關的案件；別人領到獎金都沒事，他們兩個被說成是貪污。

負責偵辦我案件的是謝添富上校檢察官，本省籍，有人說：

4 「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軍事安全總隊」前身是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反情報總隊」，1955年成立，專司反情報工作，查緝軍中洩密、共諜等案件，所在地「興德山莊」位於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。參閱記者羅添斌特稿，〈軍安總隊 裁軍浪潮下反向擴編〉，《自由時報》，2016年3月10日。

「遇到他，你逃不掉的，你完了，在他手下，沒人逃得過的。」謝添富每次對我偵訊都非常禮遇，說他跟我平起平坐。他問：「你怎麼曉得，五一東引海戰的時候，我們軍艦的副長（副艦長）跳水失蹤？」我說：「訪問得來的。譬如你問我，海軍陸戰隊在哪裡？在龍泉。這是當過兵的每個人都知道的事情。譬如你問我，天上有星星嗎？當然有，誰都曉得。」他繼續問：「什麼人告訴你的？」我答：「基於學術道德，我不能告訴你。」

他還問我：「郝先生從會場裡走出來，兩百公尺外就有人喊立正，跟他報告，你看到了嗎？」我說：「這也是人家告訴我的。同樣的，我們做學術研究工作，也不能告訴你，到時候你們會把人家弄到牢裡去，很可怕。」他繼續問：「你文章所寫，陸軍一分鐘待命班，海軍二十四小時巡弋，空軍三分鐘能夠起飛，你怎麼曉得這個事情？」我說：「從小到大、逢年過節，報紙都是這樣教育我們，國軍的精實與強大，有誰不曉得？」

偵訊羈押的期間是兩個月，難友周辛南和雷慶勳都認為我不會有事，結果我在第五十九天被起訴。國防部軍事法庭於1985年9月9日宣判：「構造謠言以混淆視聽，處有期徒刑二年，褫奪公權二年；又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而侵佔對於公務上所有之物，處有期徒刑六月。應執行有期徒刑二年二月，褫奪公權二年。」

判決書一開始提到：「右被告因公務侵佔等罪乙案，經軍事檢察官提起公訴，本部判決如左：……。」那兩本書是我從心戰總隊資料供應中心借的，只是還沒歸還，可以查借閱紀錄，他們卻說借閱紀錄已經燒掉了。他們把這個醜陋的罪名寫在前面，安在我頭上，用意就是毀損我的名譽，別以為我公務侵佔了什麼幾

千萬的東西，我只是借了兩本書沒還而已。至於構造謠言，我們從小就被教育國軍如何強大精實、反應迅速云云，他們卻說這是謠言，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，硬要把罪名套上來，我怎能認了？

我在景美看守所待了好幾個月，沒見過汪希苓本人，是透過周辛南將軍知道汪希苓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周辛南的太太會把事情告訴他。

(四) 獄中見聞

判刑後，我被關在新店軍人監獄，又名明德山莊信監。在軍監裡，雜役是各種消息的管道來源，有個雜役是警總的上校，我從他那裡得知軍監裡關了什麼背景的人物，有臺獨、匪諜、統派，還有黑道幫派份子，這時我才曉得，他們把我歸成「戴紅帽子的」（左翼、統派），很冤枉。我曾經要求：「你們認為我思想有問題，把我送到政治犯那一區關，我要跟他們在一起。」

我待的信監房間人比較少，其他監比較擁擠。當時中科院有一整組人被抓，被控貪污，關了幾個月通通沒有事，又回去。可見定不定罪政治性非常強，可能人多就沒有事，並不是證據到哪裡就到哪裡。就像我同學在中國製片廠拍《古寧頭大戰》，也有貪污疑案；中科院丁肇瑾等一組人在我鄰房，後來也沒事，人多就沒有事，中國的法學精神是「法不責眾」。只要關係到黨國利益就沒有事，如果靠近在野勢力就死定了。

警總檢管處長嚴以勤也被關在裡面，他的遭遇非常慘，據說他的孩子在服刑期間被殺，心裡很痛苦，但是他不跟我們談這些事。嚴以勤待人不錯，每隔一陣子就能出去看病，回來的時候就帶些小點心請獄友們吃。嚴以勤在獄中就像是軍人囚犯的首長，

每天早上，出入洗衣、製衣等工作場所的軍人囚犯，看到他都要行禮。

謀求平反

我 1987 年出獄，關了兩年，三十九歲了。遭受這種白色恐怖事件，我極力尋求管道爲自己平反，還天真地以爲可以回到軍中服務，因爲我之前有十五年的軍方年資，結果通通不行。謝添富檢察官曾說：「可惜了，這十五年退伍金沒了。」當時我不曉得他們的厲害，我說：「你孔明啊？未卜先知。」

我曾經到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尋求協助，由於我既非匪諜亦非叛亂，無法獲得補償。我認爲這項規定不夠周延，未能涵蓋我這一類的人，希望政府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之後，立法委員能夠修法，將匪諜、叛亂以外的類型也納進來，各種冤案都予以重新審定、平反，讓我們這些人不再遺憾。

我們軍人曾爲這個國家流血流汗那麼多年，我跟一些法學學者談過，就算被判刑，以前的年資也不能通通被抹煞。誠摯希望，將來有血性、有良知的法官，能夠對這方面的案例重新做出正確的判決。

我曾經寫狀子請大法官統一解釋，我做了一個法學比較研究，把審判條例、軍刑法、刑法，關於造謠的我都列出來，都是同樣的東西，換湯不換藥。但是大法官聽軍方的說法，並未解釋成功。我現在倒想重新發起新一輪的大法官法律統一解釋，意思就是「老子不服氣」，我始終秉持這個精神跟他們戰鬥，讓他們

知道他們錯了，嘴硬沒有用，人民和歷史不會原諒。

我曾經到國防部情報局申請調閱前臺共領導人蔡孝乾的檔案，但是他們不讓我看，這就表示，他們還是把我當成「安全有顧慮人員」，這已經嚴重影響學術研究。我跟監察院「告御狀」，監察院就發文給國防部，國防部再發文給我說：「沒有這回事」。所以監察院、考試院老早就該作廢，養了那麼多大官在裡面，卻沒有發揮作用，如果監察院只是一個「轉信中心」，那我要你做什麼呢？我們就是希望你們好好查辦嘛！

人都是這樣，遭逢不白之冤，總想知道是誰打我小報告？有人告訴我，似為我的上司○○○，此人十分凶悍。這個國家雖然已經民主化，但不可思議的是，有關單位居然還可以用「絕對機密」，不讓我們查檔案，我曾經去調閱自己的檔案，只找到兩件：撤職令和停役令。奇怪了，我在裡面寫的自白、審訊筆錄都不見了，顯然有人事先知道，這件事有一天會爆發出來，把東西都處理掉了也說不定。

我對現在政府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抱著很大的期許，我自己隨時待命，願意口述我的歷史，讓外界瞭解，這個國家過去是怎麼轉型的卻沒轉過去，希望這次轉的好，轉成真正的民主，讓機密檔案通通攤在陽光下。

2017年，我的「母校」，國防部總政戰部邀請我擔任國軍文藝金像獎的評審，我認為，這是一個平反的表示，否則怎麼會找一個思想有問題的人去當評審？在我的心中，國防部總政戰部就是我的母校和校友工作的所在。

任職公家機關

1987年出獄後，回不去軍中，我就到平面媒體工作，曾任《時報週刊》特約撰述、《中國晨報》、晚報編譯、主筆、為鄭南榕宗兄的《自由時代》系列撰稿、中國新聞報總編輯……等。

1991年，我在中興新村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擔任約聘人員一年左右，曾經參與《八二三臺海戰役文獻輯錄》、《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》，正式踏上歷史之路。當時文獻會主委是簡榮聰，是一個愛才的人，也是連戰身邊的紅人。

在文獻會時，我看到別人都是正式公務員，而約聘人員的待遇差很多，在第二任妻子張蕙英的鼓勵下，我決心報考公職。



鄭傑光任職《中國新聞報》

1992年，我四十四歲，考上普考新聞編譯科第三名。新進公務員一開始要先在某個機關受訓實習，我被派到高雄廣播電臺擔任播音員，臺長是我政戰學校學弟。我以前不知道情治單位壓迫的厲害，總覺得我曾經是軍方電臺的臺長，現在來當小小的播音員，已經是大材小用。有一天，臺長打電話到家裡，是內人接到電話，臺長說，他接到指示，要打59分，讓鄭某某退訓，我這才明白特務橫行的厲害，白色恐怖個別受難者很難重新站起來。

1993年，我通過退伍軍人特考兵役行政科，取得相當於高考的資格。原本我想考民政科，因為可以從事跟歷史有關的工作。但是我發現，民政相關法條非常多，兵役相關法條非常少，到了考前一個月，我改成報考兵役行政科，如果報考民政科，可能考不上。連續兩年考試連戰皆捷，是我人生的轉捩點。

1994年，我女兒在臺中出生，我先搬到臺北，到內湖區公所上班，每個人看到我都避之唯恐不及。政風人員曾經到家裡找我內人張蕙英說：「可以請鄭某某換單位嗎？」內人回應：「內湖區公所是你開的嗎？他是國家任用的文官。」讓政風人員碰一鼻子灰回去。

除此之外，原本人評會也想把我幹掉，人事說我的工作跟歷史無關，但是我舉證，民政業務有一項是「地方文史研究」，區長葉傑生、民政課長黃細明等也力保我，可說是我的恩人。

自出獄以來，我備受情治人員監視，讓我喘不過氣來，為了謀生，我不得不忍辱負重。後來我想，既然他們不讓我做事，乾脆繼續讀書，報考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，內湖區長葉傑生人很好，同意我在職進修，他後來擔任臺北市立動物園園長。我2012年從內湖區公所退休。

歷史研究

(一) 碩博士學位

1. 《八二三台海戰役研究》

我後來考上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，指導老師是張瑞德教授。2000年12月，碩士論文《八二三台海戰役研究》通過考試，2001年1月取得碩士學位，在空中大學教書。

1958年八二三砲戰，毛澤東其實有能力拿下金門、馬祖，但是他沒有真的拿下來，而是讓蔣介石保有金、馬兩地，讓兩岸有所連結，如果只剩下臺、澎，就有可能走向獨立。當年美國希望蔣介石放棄金馬，但是蔣介石不願放棄，毛澤東用砲彈「打招呼」，「你（蔣）不要跑了，要維持一個中國」，讓蔣介石有理由繼續固守金馬，毛澤東還說：「待將來時機成熟，將臺澎金馬一攬子解決。」

1959年1月，八二三砲戰結束。1960年6月，美國總統杜魯門訪臺，對岸又對金門發射砲彈，金門防衛司令部劉安祺司令展開反擊，對廈門發射240雷霆神砲（十吋砲），對岸死傷慘重。原本蔣介石答應美方，不回擊解放軍的挑釁，以免事態擴大，但劉安祺說：「將在外，軍命有所不受。」蔣介石震怒，欲拔除劉安祺職務，但國防部長俞大維認為不宜，因此並未撤除，1961年劉安祺還升為陸軍總司令。我的論文特別指出，劉安祺打的240砲彈，密集度超過八二三砲彈時期，劉安祺還跟總統報告：「如果我不這麼做，金門保不住，對不起校長（蔣）。將軍就是要有一口氣，要敢戰、能戰。」

當年毛澤東說，留著金馬，可讓蔣介石在那邊遙望大陸、懷念大陸，不要走向臺獨，這才是「一中各表」的源頭。只是現在習近平根本不「表」，「老子就是老大」，這樣連國民黨都無法接受，臺灣沒有人會接受。

2. 《1949 金門戰役研究》

2004 年，我到廈門大學攻讀史學博士學位，之所以去廈門，是因為我心裡有數，國內史學界比較保守，讓我拿博士的可能性很小。而廈門是我們鄭家老祖宗的發祥地，到了當地我覺得非常親切，彷彿回到故鄉一樣。當時我還在內湖區公所上班，利用休假，坐飛機到香港轉機進入廈門，機票很貴，求學期間，碰巧兩岸開放小三通，我才改走小三通路線進入廈門，抓緊時間上課。那個年代，中國物價很低，學生宿舍和餐廳都很便宜。經過多年發展，現在廈門的消費物價比臺北還貴。

廈門大學是一所「南方之強」的大學，在中國有相當好的聲譽，武漢大學碩士第一名畢業的學生也來報考。甚至班上有位同學閻永增已是遼寧大學副教授，還特地到廈門大學進修，他在寫論文期間升教授，為人豪爽，邀請我將來去遼寧大學教書，但是我覺得遼寧太冷，便婉拒了。

我的博士論文原本想寫白色恐怖研究，但指導老師陳支平教授（文學院院長）認為，這跟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範疇差太遠，碩士是軍事史，白色恐怖則是跟特務有關。後來我又提出想研究「鄭氏世代的兩岸關係」，從鄭芝龍、鄭成功到鄭克塽……，鄭氏四代的兩岸關係。老師說我的構想非常好，但是他要我先把《明史》點讀完，然後還要修一些南洋史的課程，因為鄭氏跟南洋諸

國有很多貿易關係，「你這四年恐怕念不完。」我這才曉得，廈門大學對南洋史下了很大的功夫。

我想好吧！那就做一個小一點的題目：《1949 金門戰役研究》，也算是跟我的碩士論文有關，可以從美國檔案入手，就讀碩士班、博士班期間，我還特地去美國華府檔案局查閱資料。

我 2007 年提出博士論文口試，口試委員問了許多問題，不讓我過關，可見得我的指導老師「不夠力」，也可由此看出廈門大學的嚴謹，不會輕易放水。我花了一年時間修改論文，直到 2008 年才獲得博士學位。接著將論文改寫為《碧血青天：1949 金門戰役與兩岸關係研究》一書，2009 年交由中華戰略學會出版，還舉辦新書發表會，很熱鬧。學術研究者有論述出版，與同行交流，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臺灣許多私立學校願意承認廈門大學的學位，我可以任教，但想在公立學校任教就必須經過甄試才行。

（二）白色恐怖史

現在我主要從事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史的調查研究，企圖把這兩個重要的臺灣史，放到世界史的架構裡，從 1945 年開始寫起，論及二二八的前因是什麼、怎麼造成的、特務在大陸怎麼橫行、再橫行到臺灣、共產黨長征幹部張志忠、蔡孝乾到臺灣來，一直寫到目前，橫跨整個特務史。我的註釋都用西元紀年，這樣才能搭上世界史的列車，臺灣的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歷史一定要放入世界史，才能跟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事蹟「並駕齊驅」。

我寫了大約一百萬字，希望以專書的方式出版，書名暫訂《二二八、白色恐怖調查研究報告》。目前正在收尾，暫訂分成

四卷，第一卷：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期；第二卷：怒海驚濤 叛艦謀影，寫海軍的白色恐怖；第三卷：白色恐怖時期；第四卷：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簡史、編年。

我原本還想寫日據時期、光復後的新、舊臺共和農民組合的歷史，但上述已經寫好的百萬言還沒找到出版社出書，暫時不敢把力氣放在日據時期；而用力於光復後的新臺共武裝革命。中國大陸的部分，則是從 1921 年中共建黨、建立特工的歷史寫起。這本書最後總結提到，保密局葉翔之、軍統局沈之岳等人把大陸特務帶到臺灣來以後，他們怎麼樣繼續壓迫臺灣人，臺灣人怎麼樣反抗，一路走來，以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權，到目前站穩腳跟……整個辛酸和光輝的過程，是筆與劍之戰。

我還寫了《台灣第一號情報員、毛澤東的機要秘書 沈之岳傳》，並撰《白色恐怖的第二號殺手葉翔之》，但沈之岳夫人徐露反對我寫書，要我放棄。

今年（2017）是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，相關研究精銳盡出，像陳儀深教授所出版的《天猶未光》，⁵ 都可以表現出臺灣人的一種精神：天還沒有亮，尚處在轉型正義的階段，還要繼續走最後一里路。

轉型正義仍須努力

我為撰《1949 金門戰役研究》、《823 砲戰血淚保臺灣》，向

5 陳儀深，《天猶未光：二二八事件的真相、紀念與究責》（臺北：前衛出版社出版，2017）。

國防部申請提供資料是悲多於喜的，我很不願意將我受之挫折公之於世，但不吐不快，國防部既已「國軍三分鐘能起飛迎戰」非法搜捕審判，枉法裁判我「構造謠言」，又於撤職令、後備軍人還鄉報到卡等公文書誣陷我「洩漏軍機」，並以各種管道影響我的工作，破壞我名譽、家庭幸福，使得周遭的人對我另眼相看。

當我請前總長郝柏村在「恭請 總統特赦聲請書」上簽名時，這一位批准非法逮捕、起訴書、判決書之前將領，竟勃然大怒，即電國防部，結果我與《青年日報》曾燄主編、曹開明編纂、國軍歷史文物館洪志生博士洽妥，原欲提供照片，刊登書摘出版、展示書籍之事全部無疾而終，等於判我無期徒刑，這證明國防部藐視學術，至今仍在搞白色恐怖。當時大興文字獄之執行機關在民主化後，不但不認錯悔改，悍然不為我平反，還我清白，其接班人還接受前輩交代，繼續迫害我，實在令人髮指。這些人官官相護，非法搜捕審判、殘害人權當聖旨，企圖壟斷文史詮釋權，將歷史當文宣，對軍方弊端（如將軍侵佔軍宅、轉租圖利、騷擾女性……）視若無睹，只要是圈內人，通通沒事，在位時升官發財當肥貓，退伍後於有關單位繼續發財當肥貓，視輿論如無物，對正直敢言之士，則藉機藉勢，橫加迫害，「軍法」還不夠，還要在全軍之力來壓迫，無恥已極。有關方面亟應嚴命改革，否則就是軍人之恥，如此作風，不可能受到世人尊敬。此事極清楚易辨，只要總統、有關方面一交代，即可平反，關鍵在為、不為而已，我日夜盼望總統、有關方面、全國有智有力之士，提供一切幫助。

我深信人爲之事，必有解決之道。1859年，達爾文的《物種起源》（*The Origin of Species*）提倡進化論，適者生存、弱者淘

汰，我深信只要盡力必定平反。否則我還要為國防部、有關方面非法搜捕審判、枉法裁判、迫害，時常驚夢，看心理醫生嗎？保防官譚學禮、總隊長周蓉生、審判官胡文英、何賢正、陳維瑛、檢察官謝添富，以及二車憲兵，願一生背負非法搜捕審判、枉法裁判之罪嫌嗎？國防部、軍人也要一起做共犯嗎？以色列、美國仍派情治人員在全世界搜捕納粹，因為納粹殘害人權、蹂躪人權，我們沒有姑息之理，有人說那是戒嚴時代必要之惡，不能影響社會、法律安定性；「想開些，算了吧！」這是為蹂躪人權找藉口，若然，二二八、白色恐怖即不必平反了！「構造謠言」會比二二八、白色恐怖罪大惡極？只恨當年沒判我死刑嗎？我們應該以直報怨，國法不會讓我們在暗地裡哭泣；更不會讓蹂躪人權之集體共犯有庇護所！

我在獄中有寫日記、讀聖經的習慣，希望將來有機會，把獄中日記以實錄的方式出版。

家族與家人

(一) 鄭氏祖宗

從小父親就會跟我們講家族歷史，我們都耳熟能詳。我的家族是一個書香世家，第七世有一位世威公，明朝嚴嵩當政的時候，擔任禮部侍郎，世威公是非常有個性的官員，絕不跟權貴屈服，看不慣嚴嵩的行為就辭官回家，遍覽家鄉名勝，在老家附近的山上題了很多斗大的字，也就是摩崖，把字鑿刻在石壁上。

鄭氏家族分成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等房，我們家是「義」

房。我的家族大概都是從事法務和學術方面的工作，堂祖父鄭寶菁曾經擔任海軍軍法司司長。有一房搬到浙江去，堂侄鄭振鐸是非常有才氣的文史學家，創作、翻譯很多作品。他年輕時就讀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（現為北京交通大學），都用英文教學，所以他的英文底子相當好。鄭振鐸可能也學過俄文，翻譯過不少西方文學，譬如泰戈爾的《飛鳥集》、《新月集》等。

鄭振鐸在輩份上晚我一輩，跟我一樣是購書狂，抗戰的時候留在上海，替國家搶救了很多國寶級的古書，現在國家圖書館還藏了很多他所搶救的古書。1958年，中國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（部長茅盾）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前往阿聯，飛機在蘇聯境內失事，不幸犧牲。我的堂侄媳把他將近十萬冊的藏書，全部送給北京國家圖書館，國家圖書館有我們鄭家的捐書，我個人覺得非常榮耀，與有榮焉。他的家人現今還在北京（鄭振鐸之子，我的堂侄孫爾康已去世）。

與我同為「中」字輩之著名歷史學家鄭天挺，在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，對清史特別有研究。鄭天挺的兒子鄭克晟也從南開大學退休，仍住在學校宿舍。我對家族的文史生涯相當感到榮耀。

上海電影學院院長導演陳凱歌輩分上是我堂弟。中國第一位鳥類學博士鄭作新（1930年獲得密西根大學博士）是我堂叔，《世界電影鑑賞詞典（一至四卷）》編著者鄭雪來（1924-）、北大教授、亦是多項核武研製者鄭春開、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鄭伯農（1937-）、福州市委會文史研究員鄭宗乾……等傑出人士，均是我的親族。

(二) 原生家庭

先父成祺公(1914-1990)，母林姝英，我非常感念父親在文史上對我們所紮的根，他挑選四書五經、資治通鑑、史記等書，親自給我們講授。父親對子女的要求非常嚴格，從小教我們寫毛筆字，親自把著我們的手，一個字、一個字寫。我是從柳公權開始學，學到父親覺得我不錯，可以了，他就再教我寫王羲之的蘭亭序，我在這方面下了滿大的功夫，要是寫不好，他要打我們手心的。

我們家三男一女，哥哥鄭傑麟教授曾在屏東師院(現為屏東大學)任教，著有《孫子、孫臏兵法研究》。弟弟鄭傑滌是空軍官校54期畢業，華錫鈞將軍擔任航空研究院主任時，弟弟是他的辦公室主任，後來就在這個位子退休，擔任勤益科大教師。妹妹鄭鳳貞嫁去新加坡，變成新加坡人，我的家庭還滿國際化的。

(三) 談妻女

前岳父蔣治平是特工出身(先室海瓊說他曾潛入工農紅軍，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，是古典詩人，著有《長懷集》、《馬列主義研究》)，我出獄後，他告訴我：「你在臺灣沒有前途，要到國外發展。」我那時還不知道情治單位的厲害，我仍被電話竊聽多年，我沒聽他老人家的話，我不願離開臺灣，因為我愛臺灣。1989年1月，太太獨自帶著七歲的女兒遠赴美國，事先沒有告訴我，她們上了飛機，岳父才告訴我，但已經沒辦法，只好讓她去，這都是白色恐怖對家庭所造成的折磨。

先室蔣海瓊在美國非常辛苦，又要帶小孩，又要半工半讀，

取得美國愛西蘭神學院 (Ashland Theological Seminary) 基督教教育碩士、教牧關懷輔導碩士、教牧學博士，留在美國任教、傳道。海瓊透過我國駐亞特蘭大辦事處辦理離婚手續，我沒辦法，只能答應。她 2007 年罹患漸凍人症，2009 年，海瓊回臺，她應我藝工隊學弟吳錡之邀，到天籟影視中心製作的電視節目錄影，這是一個宗教節目，位於大直，我們就在附近的咖啡廳會面，兩人抱頭痛哭；前妻不幸於 2010 年過世。

大女兒鄭克迦是美國法學博士，擔任律師，嫁給大學同學，我在 2013 年有了外孫 Nanthan Watson，我為他取中文名「華鄭守南」，「守」為二十代「克」後之二十一代的排行，我譜名是「中」；做了外公，非常欣慰。



1976 年 3 月，蔣海瓊 (右) 與母親施卓人攝於陽明山公園

透過弟弟鄭傑滌在航空研究院同事之介紹，我結識了現任妻子張蕙英。說件趣事，由於我跟弟弟長得很像，她一開始先去看「樣本」鄭傑滌，確定可以接受之後才跟我交往。直到現在，走在路上仍有人會認錯，以為我是鄭傑滌。

1991年，我跟張蕙英結為連理，她是臺南人，中興大學中文系畢業。由於中文系畢業生出路很少，再加上她其實對英文比較有興趣，後來去紐西蘭的 Polytech 職業訓練機構一年。回臺後，她在草屯、臺中開美語補習班，曾任聖卡斯美語學校校長；內人非常能幹，是一個強而有力、天生的領導者，大小事情都是她在處理，如果沒有她在我身邊，我不曉得現在在做什麼。我們所生之次女鄭克萱，目前就讀東海大學建築系。

我現在生活淡泊，有碗飯吃，有杯茶可喝就好了。最近有人找我參加反年金改革遊行陳情抗議，我婉拒了，深感他們真是胡扯極了，都沒有想想當今工農群眾過的是什麼樣子的生活？好歹分口飯給人家吃嘛！軍公教的退休待遇相對而言已經不錯了。為政治受難人平反，追求轉型正義是我餘生志業。

